

# 桃花雨中走神

王天生

朋友与我闲聊,问一年做了多少事? 上一年我出了一本书,果绿色的封面,上面站着两个古装小人儿,以树叶为船,文字作桨,手搭凉棚,朝远处眺望。在这本书里,感受一座城的气候、草木、美食和建筑,甚至是这座城造就的气质和脾性。

书中的城池,晚霞在它的上空缓缓组合成美丽吉祥图案。一群鸟,从落日浑圆的剪影里穿过,天暮正徐徐落下。

想到这本书的归宿,会有几个人购买,并开启它在时空中的旅行。这本书,星夜上路,天空有流云,如骆驼,若一人牵着,迈着大步在走路。我用手机跟踪这本书的旅程,从我所在的城市出发,半夜到省城,后来它又从省城出发,去了另一个省城,又从省城到市里,再从市里到县城。

过去的一年,我去旅行,访山里古村。过程中,尤爱停车坐在路边小饭馆里。这样

的苍蝇小馆,或于荒烟蔓草的长路道旁,或于离公路不远处的路口,或于旷野孤烟深处,因了烟火相聚,其间有热水、热饭、热汤,让人在旅途上遇见了,心情愉快。临别时,还有一种不舍。

在微信上,我对好友鲁小胖子说,在山间石缝看到一眼泉,那些清澈的水经过砂石的过滤,在汨汨涌流,真清啊。鲁小胖子回我一个卖萌的表情说,你可以灌一壶,带回来泡茶呀。

我一个中年人,还孩子气地去了动物园。我看见一只红脸老猴,长得像喝过酒的邻居刘三,其实人本来就是一只猴子,与猴相比,只不过是穿上衣裳,有时候,一个酒醉的人,迷离的眼神与猴子有几分相似。

隔着一层防爆玻璃,与一只狮子四目相遇。那只狮子长相英俊,好像并不在意我的存在,或者根本没有将我放在眼里,眼神是平和的。不知道我在狮子瞳孔中究竟为何物,总之那只狮子根本不想攻击我,也没有攻击我的意思。与动物的眼神交流一会儿,彼此

能读懂些什么? 人是在做许多事情之后,半生半熟。又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,不知不觉,开始衰老。

仅仅一年,就感到鼻子不如从前灵敏,嗅觉没有年轻时那么敏感。从前喜欢嗅花香、酒香、菜香、饭香,甚至马路上女人走过的香水味,现在只喜欢嗅一口空气清新。比如,春天桃花的清香,油菜花的清香。人到中年以后,渐渐丢失激情,总觉得腿力和脚力在衰老,它们位于我身体的某个部位,10年前我想去的一些地方,现在变得不再向往。那时候,我想约几个朋友结伴远游,现在愿望早没从前那么强烈。

下巴颏铁青的胡须中,有了隐约的花白。每天早上像个花匠,拿着修剪机,一通乱打理。所欣慰的是,到了第二天,胡须又密密麻麻地生长出来。

中国人的生命力旺盛,我的胡须生长周期是24小时。

一年做了多少事,就加了多少微信群。

# 装满欢乐的戏台

章长生

在我江西的老家,村东头有一座老戏台,不知是何年建的,自打我懂事起,它就在。

砖瓦建筑的戏台前方有很大一块平整的空地,称之为看台。戏台地基高出看台约一点五米,戏台上铺着结实的木地板,几根粗圆柱子支撑着戏台的屋顶,屋顶盖着厚厚的瓦片。圆柱子上雕刻着彩色的盘龙,栩栩如生。

记得小时候过年,村里总是把县城的剧团请来。《玉堂春》《女驸马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四郎探母》等传统戏剧节目,皆是乡亲们喜爱观看的。这类戏剧“展演”让春节更有“年味儿”。

我的父母都是老戏迷,在戏台下津津有味观赏之后,回到家里的他们还会继续讨论哪个生角、旦角、丑角演技好。有时夜里,我睡醒了,起来小解,听到他们还在讨论着。他们不仅在村里看戏,还经常跑到十里八乡的邻村去观看。

大人们看戏,小孩子看热闹。小时候,我不喜欢看戏,也一点都看不懂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,在每场戏“展演”前,早早地把板凳搬去,给父母占地儿,尽量让板凳离戏台近一些,再近一些,以便看得更清楚、听得更明白。待父母找到我并坐下后,我便与儿时的伙伴们在戏台周围玩耍。

戏台周围,卖冰糖葫芦、馒头、包子和卖油条、气球、小玩具的,商贩很多,像集市一样。父母给我的压岁钱,全部在这里交给了商贩。

上小学时,县城的剧团没了,演员们也都被遣散了。于是,村里过年不再请剧团来了。那座老戏台也被改装成小学一至三年级的临时教室。我在那上了三年学。

不久,村里建起了小学校。戏台闲置了。慢慢地,戏台开始积满灰尘,梁柱上布满了蜘蛛网,仅有的用处是附近村民的稻草杂物堆放地。昔日风光无限的戏台满目沧桑。

后来,我参军离开了村,离开了那座戏台,走向人生的大舞台。

几年后的一天,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,老戏台已经倒掉了,成了一座废墟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有些难过,因为那座戏台有我幼年、童年的欢乐记忆。

前年,村干部商量要重建戏台,并说要申报“文化遗产”。但是这几年村集体经济不景气,虽然他们仍在计划着,但至今在哪选址、建成何种规模等等,都是未知数。

如果村里的戏台能建好,我想,我会抽空回村里看看,因为那里有我的乡情、我的乡愁……

# 正月龙舞

查晶芳

在我皖南的老家泾县桃花潭,舞龙一般是从初八晚上开始的。小时候,每到那天,我吃了早饭就开始盼天黑,感觉怀里揣了只小兔子,必须不停地蹦来蹦去,一秒钟都无法静下来。终于,明月初上,锣声遥遥,渐行渐近渐清晰,蜿蜒的灯火也闪闪烁烁而来。

呐喊喝彩阵阵清晰,威武的长龙已经喧赫而来。足足两百米龙身的龙是竹制的,节节相连,每节底部正中装钉子一颗,上插一支蜡烛,蜡烛全部点亮后,整条龙便通体透亮,彩光四溢;那龙正昂首挺胸,在大批粉丝的热情簇拥下,朝着我家阔步而来。

那时我家住在中学里,父亲是校长,正月接龙是学校每年的盛事。每次接龙,父亲都会放很多鞭炮,会在龙头上披上长长的红绸带,还会给舞龙队包上大红包。一路上乡亲们也会接龙,但街巷中施展不开,只能象征性地昂昂头,张张嘴,舞龙队憋足了劲,要在学校的广场上大展拳脚。

龙最初是雍容踱步,很快便开始腾挪闪跃。只见那龙头忽而低垂,忽而高昂,有时跃至半空,龙身也随之蜿蜒翻腾。舞至酣处,龙还会踩着密急的鼓点,身子急速地左扭右转,瞬间就给你来个潇洒的“螺旋旋顶”;又或是猛然回头,龙须猎猎飞扬。劲舞中的龙,表情也非常丰富。它一会儿龙口大张,利齿外露,鲜红的长舌翻卷着,龙须直摆,似欲择人而噬,吓得我们退避三舍;一会儿,又嘴巴紧闭,只跟炯炯,昂首向上,头顶两边的龙角直指天际,不怒自威。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,稍稍离远点看,更是震撼。那通体闪着金光的长龙精神抖擞,盘旋翻飞,似在腾云驾雾,其姿态恣意酣畅,真真如飞龙在天。

龙舞会中场休息一下,这时就有许多观众绕着龙头钻到龙身下面,有的还一直钻到龙尾。这寓意着得到了龙的庇佑,自此福寿绵延。这美事谁不想?我们小孩子更是闹得起劲,一边往下钻,一边沿着龙头龙尾一路摸过去,有时还会偷偷地摸几根龙须揣口袋里。我们常常钻过一遍,又来一遍,直到龙再次飞舞。

热舞后龙就要离开了,它会张开嘴巴,对着主家连连点头,一边往下钻,那意思是拜年,是祝福,也是告别。待鞭炮再次响起,在密集的鼓点中,龙出院门,后面跟着乌泱泱一堆人,我们这些孩子就像一群小鱼穿梭在人群的海洋里,不停地嬉笑打闹……

一场精彩的舞龙,其实就是一支规模浩大而配合默契的集体舞。舞者都是统一着装的青壮年男子,少则几十人,多则上百人。领舞的那个尤其健硕,因为龙头分量最重,舞起来格外不易,所以动作得利落,刚劲。他们边舞边应着鼓点喊号子,脚下虎虎生风,双手托举出矫健的飞龙……那火光,那呐喊,那欢呼,将深浓的夜色熏染得红光亮暖融融,更将乡村的寂寥清冷驱逐得一干二净。新年的喜悦与盛大便成了一幅绚丽的画,牢牢地刻在了我心灵的底版上。此后经年,风尘雨雪不侵不蚀,那画面总是簇新如初。



《黄白菊花》 古斯塔夫·卡里伯特【法】 玛伽供图

## 迎新

马骏斐

谁将一枝梅  
夹在旧时光里  
让难舍的岁月  
留下香沁  
谁将一片深情  
留在过往的岁月  
让曾经的日子  
充满温馨  
谁将一缕阳光  
打开在将往的前方  
为跋涉的步履  
照亮旅程  
谁将美好的语言  
写在新生活的扉页  
为所有的梦想  
祝福祝愿

## 一路向海

潘若松

从小对于水的认知是小村子的小河、小坑和老井。乡间的雨水是丰沛的,尤其是夏季,大雨过后,河沟、水塘满,街上、田里一片汪洋。大人们说,这水真大,快成海了!

海?海是什么?其实,深居内陆的大人们也没见过海,只是在乡人心中,世间最浩大最开阔的水域唯有海了。可就是这个字,在懵懂孩子的心里扎了根,能看到海,成了我童年时代的梦想。

接近大海,是从一条初中地理课本上认识的路开始的。它始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新乡,途经我的家山东菏泽,终点是石臼所,这就是联通河南、山东晋煤外运的新瓷石铁路。

石臼所原是黄海岸边的小渔港,铁路贯通后我国的第二大煤炭输出港。而它归属的城市叫“日照”,我觉得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名字:“日出初光先照”之地。那里会有壮阔的海。

这条铁路以及日照的名字从此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但在之后的很多年里,我求学、就业,从乡村到城市,日日为学业、生计奔忙,海之梦渐渐黯然。

走近大海,也是缘于一条路。2000年11月,菏泽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通车,它的起点就是日照海滨,终点为菏泽东明。因交通之便,我曾多次前往日照,但每次总是行色匆匆,未能领略它的韵味。

真正走进大海,认识日照,还是因为一条路。2021年12月26日,鲁南高铁全线贯通,菏泽到日照,一道“银色闪电”飞速穿梭。次年6月我第一次登上了这趟高铁,呼啸间,两小时就到达了日照西站,并入住“中国离海最近的海滨旅游小镇”东夷小镇。随后的几天,我们零距离尽享海岸之线。万平口海滨、任家台礁石、海滨森林公园……“蓝天、碧海、金沙灘”,169公里海岸线,宛如金色的绸带系在城市腰间。

海岸背后是绿色林带,林带之后则是广袤的日照大地。原以为,这只是个新崛起的年轻城市,没料想它竟是如此悠久厚重。站在两城遗址的土地上,让人真切感受到5000年前的大地脉动,聆听到旷古久远的回声。博物馆里,我凝视那盏被誉为“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”的高柄镂空蛋壳陶杯,灰陶尊上那个神秘符号,是中国文字的始祖吗?岚山头“万里海疆第一碑”、维湾小镇丁氏祖居……历史的脚步坚实而绵密;夏商之东夷,西周之古莒,汉朝之海曲,至宋时之日照,一路走来,沧海桑田日新月异。

“经山历海”的日照人也书写着现在的荣光。走进下元一村,看天山脚下的蝶变;在官草汪,感受传统渔村焕发新颜。茶园里,邂逅一片神奇的叶子,它从江南出发,一路奔波,在北方的黄海之滨扎根,演绎了“南茶北移”的当代传奇……

古老的、青春的、城市的、乡村的,场景转换,时空更迭,一个立体的、丰满的、鲜活的、多彩的日照,慢慢呈现出来。



《花溪渔隐·册页》(局部)

恽寿平【清】
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恽寿平(1633~1690),清代画家,初名格,字寿平,以字行,又字正叔,别号南田,一号白云外史、东野遗狂、横山樵者等。江苏武进人。创常州派,被认为是清朝“一代之冠”。特点是以潇洒秀逸的用笔直接点蘸颜色敷染成画,讲究形似,但又不以形似为满足,有文人画的情调、韵味,淡泊雅逸。虽然其山水画有很高成就,与“四王”、吴历并称“清初六大家”,但他中年以后转为以画花卉禽虫为主。恽寿平传世作品极多,作为“花鸟画家”,他的没骨花卉画柔美秀雅,开创了一代新风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# 年画里的人

蒋建伟

因为有了年,所以才有了年爷。年爷不是固定的某人,一两代中间出一个,年长,有威望,十里八乡,做人坦荡,甯管什么麻烦事,他们都能判他个谁输谁赢。年爷们各有各的活法,虽说一辈子也走不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

其实,年爷和我们非亲非故,都是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长辈,只要用得着他们,年爷总会向我们帮一帮手。

年爷们有“三绝”:逮野兔、撒大网、赶大车。小孩子贪年,因为有花炮;年轻人贪年,图个有吃喝;而年爷们呢,大半个腊月正月,不论晴天雨天,年爷都在反复做着这三件事情。倘若晴天,他们常会扛着网具,三五结伴,野外布猎。这时节,一望无际的是麦苗,齐也算不上齐,人的鞋面子高,苗有叶无茎,随便你踩。野兔子缺粮,整天在田野四下乱窜,不逮它逮谁?雨天雨打河水鱼更欢,正是撒大网的好时候。年爷两手把网,猫着腰,奋

力一撒,慌忙收回,收获总是沉甸甸的。这不算什么本事,次次不落空,鱼一次比一次多才是本事。年爷的本事就是他的那一双眼睛,会根据波纹察水观鱼。赶大车最绝,车是架子车,上面围席裹了,算是顶棚,拉车的是两头叫驴子,公的,脾气暴躁,时常有劲不往一块使,恰恰年爷就是那赶车的人。对付它们,年爷使慢性子,用自己的慢磨叫驴子的暴,稍稍一快,鞭子就下来了,一顿两顿三顿,叫驴子果然怕了。

我们一盼吃兔肉,二盼喝鱼汤,三盼坐大车,每天每晚,想得你心烦。可大人说,“大年三十晚上逮了个兔子,有它没它,照样过年”,这话不听也罢;大人又说,“年爷撒来的鱼太碎,端不上桌面”。大人还说,“走亲戚赶大车应找个腿脚麻利的,年爷脾气‘肉’,赶起大车来,比老鳖长跑还要慢”。

我知道,大人们是在嫌年爷老,他们都忘了年爷年轻的时候,忘了年爷有过的“三绝”,究竟是从哪阵子学来的。年爷回忆道,大人们小时候,苦啊,闹饥荒连老鼠肉都上了过年的饭桌,这“三绝”都是无师自通,

等到再邀请其他朋友时,才发觉微信原来是一棵树,他们像一只只鹭鸟,都早已密密麻麻地蹲在枝上。我把卖茵糕的刘大爷、做油饼的李二婶、烤臭豆腐的常二都搬上去,让这些人物也风光风光,他们做的是小本生意,没钱投广告。微信发出的当天,刘大爷卖了30笼茵糕。

深秋,我陪父亲去了一趟老家。严格地说,那个我只去过两次的地方是我的祖籍地。在老家,父亲找不到从前的痕迹,从前的伙伴也找不到了,在他外甥家,父亲吃着用老玉米烙的饼子,对外甥说,他就喜欢吃这个。离开老家几十年,老地名还熟悉,父亲问一个站在路边摊晒玉米的老乡,王庄怎么走?那个老乡手一指:就在前面。86岁的父亲在老家没有遇到几个熟人和故交,他对外甥说,不会再来了。

树木凋零时,我和友人一道去水乡,看看荷田是什么样子。故地重游,友人如顽猴,蹭蹭爬到一棵高树上,拍下十万亩莲藕田。本来,一二亩残荷,并无新奇,一旦与“十万”挂钩,就是一种气势。残荷,有秋冬的肃杀之美。一大片青绿,从时间旷野上轰然走过。十万残荷,一眼望不到边,它不仅是数量词,大小和面积,也是一种概略和意境,让人想起昨天的一大片野绿,绿得铺天盖地。

在3月的桃花雨,或12月的大雪里,一年中去了几个心仪已久的地方,做了七八件细微、浪费时间,却让人走神的琐碎事。

谁不是武陵春多事  
花溪渔隐  
津若道于今  
无隐士青卷  
若笠  
是何人  
恽寿平  
清康熙年间  
南田画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被逼出来的。

年爷说着说着哭了,我们听着听着笑了,“娶了媳妇忘了娘,把娘送到高山上”,大人们这不是昧良心吗?

出门在外,打工挣钱,渐渐明白了年爷话里有话。种庄稼,收五谷,不认命,不服输,吃好喝好就是福,人模狗样就是气。后来的情形是,我们就开始想念老家和爹娘、孩子。之后忽然发现,年画里的爷并不是原来的爷,他是我们小时候的大人。

大人就是我们新的年爷,用不了多少天,我们终将会变成别人的年爷,尽管这只是时间的问题。

正月刚初五城里就来电话催,亲戚走了一半,十五也过不成了,没办法,第二天清早只好背上行囊,放了一挂500头的鞭炮,祝愿出门见喜,天天发财,然后呢,又把年爷一年的牵挂背走了。

年爷说,沉默就是无论什么事你都得沉住气,抽丝剥茧般才可能有出息,人的一辈子,就是这样一年一年加上去的。

谁不是年画里的人呢?